

# 延长的冬天

牛  
光  
明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# 延长的冬天

牛光明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# 延长的冬天

牛光明

\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4.125印张 2插页 450千字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,500

书号 10331·192 定价 2.45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“文革”期间，老干部宋时魁追捕盗贼，惨遭陷害。灾难把他的女儿宋海茵和青年岳宁推到了一起，他们萌发了爱情。为了破获这个大案，申张正义，岳宁九死一生，以致残废。当大案破获，宋时魁平反昭雪后，他的妻子、官复原职的贾淑珍却因岳宁身残，制造了女儿的爱情悲剧。然而，愚弄生活的人最后受到了生活的嘲弄，贾淑珍抱恨终天。

这部作品，真实、自然地反映了各种人物的不同灵魂及他们曲折坎坷的命运。作品结构新颖，文笔细腻、优美。

## 第 一 章

在丈夫的墓前，她似乎看到了两幕悲剧，吓得抖衣而颤。

—

在S市烈士陵园的山顶上，风又冷又猛。每股风都长刺带钩，嗖嗖地掠过人脸时，简直能把你的皮肉划上好些道口子。

贾处长由女儿搀着，默默地站在丈夫宋时魁的墓前，望着墓顶的新土和墓前的石碑，老泪一颗接一颗地滚落下来。

她觉不着风的冷，闻不到树的响，听不到女儿的劝，呆呆地凝望着。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，她进入了梦一般的朦胧境界。她仿佛看到了丈夫的鲜血，看见了勒在丈夫脖子上的绳子，看见了制造悲剧的血腥的手。

舞台上的悲剧有开场和剧终，人世间的悲剧呢？贾处长正想着。女儿宋海茵的抽泣声猛然灌进她的耳朵里。女儿也哭了，哭得这么伤心。她是哭父亲的遭遇，还是哭自己爱情

上的不幸？在贾处长眼前，丈夫的凄惨的形象还没有隐去，女儿的悲剧又浮现出来……

贾处长发抖了，抖得象筛糠。

“妈，您冷吗？”女儿忍住哭泣，轻轻地问。

她没有回答。她根本就不知道有风。令她抖衣而颤的，只是两幕叠印的悲剧，两幕使人心惊肉跳的悲剧。

“妈，”宋海茵见母亲两眼直愣愣地盯住了某一点，专注中夹着恐惧，迷茫中透着惶惑，慌忙问道，“您看见什么啦？”

贾处长仍没有听见。她的心被两幕悲剧攫住了。

“丈夫的悲剧是别人制造的，女儿的悲剧呢？”

她听到了自己的质问。她害怕了，抖得越发厉害，上下牙齿“得得”作响。

“不，女儿的悲剧不是我制造的，不是！我象春蚕吐丝一样，一刻不停地、一丝一缕地编织着女儿的幸福。”

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你把喜剧导演成悲剧了。”

“真的？不。唔，天呐！”

在心里，她自己跟自己这样争吵着。她能听到自己的歇斯底里的辩解。最后，她胜利了：现实中并不存在女儿的悲剧。海茵就在自己身边。女儿的婚事还不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贾处长喘了口粗气。

心头刚宽松一些，她忽又想到：眼下，能挽回局面、使女儿的婚姻有个团圆结局的，似乎只有孔灵了。然而，他今天没有来参加海茵她爸爸的迁葬仪式。这预示着什么呢？难

道……

贾处长那把瘦骨头在黑色呢子大衣里又瑟瑟颤动起来，抖着抖着，那暴满青筋的干枯的双手突然捂住皱纹一条挤一条的脸，失声大哭。

尖利的北风呜呜地吼叫着，天地间灰濛濛的，时而有几片雪花飞过。

## 二

生活似乎有意捉弄人。

三个小时前，贾处长的心境还相当好。她带着女儿上了轿车去烈士陵园参加丈夫遗骨的迁葬仪式。当时，气温刚开始下降，还不太冷。碧空如洗，霞光四射。一抹一抹的嫩绿稚黄染遍了远远近近的山野，三三五五的各色春鸟腾跃欢唱在树间。她靠着独生女儿，闻着春的气息，脑子里虽也闪过丈夫的惨死，心情却并不沉重。丈夫的遗骨从二百多里外的绥州荒郊迁来省城，毕竟是好事。而最鼓舞她情绪的，是孔灵将要来参加仪式。

她和女儿下了车，进了陵园接待室，省市领导和宋时魁的生前友好都走过来亲切慰问。她的心思并没搁在这些人身 上，与人家握手只是敷衍，心心念念只在孔灵身上。来宾都见过了，唯独没有孔灵的身影。她慌了神。原想趁这机会问一下高级法院赵院长：曹威的死缓为什么不改为死刑，竟也忘了。仪式开始后，她还不时拿眼角瞄礼堂门口，希望孔灵

会赶来。她是把孔灵当作她们娘儿俩人生道路上的福星来盼的，是把他当作一粒“如意丸”来盼的。

“如意丸”是只有她自己懂得的名词。海茵十三岁那年，脸上老是生一些小疱，本来无碍于身体，但她怕影响了女儿白璧无瑕的美貌，到处求医，误吃了一个街头郎中的野药，女儿全身红肿，高烧不退，气息奄奄，百治无效。丈夫骂了她个狗血喷头，她自己也追悔莫及，痛不欲生。假如女儿真有个三长两短，她打好了自杀的主意。一家面临崩溃的时候，她从一位老中医那里得了一粒“如意丸”。“如意丸”真如意，竟药到病除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救了女儿的命！

但愿孔灵也象那粒“如意丸”。

可他为什么不来呢？

昨天上午，她亲自跑到团省委招待所，见了孔灵——省文化局老黄刚给女儿介绍的对象，把女儿的一张彩色照片送给他，并邀请他参加今天的仪式。他笑了，也点了头，并不勉强。可今天……

如果他来，该有多好！参加仪式的，省级领导人有七八个，厅局长、市级领导人六七十，他看看这阵势和气派，会明白宋家在全省、全市的荣誉和地位。即使不能靠这个使他爱上海茵，至少会让他感到做宋家的乘龙快婿是有脸有光的。

仪式结束了。省市领导人一个个坐车走了，其他与会者也陆续离去。贾处长直等到最后也没见到孔灵的影子。

他对海茵不感兴趣？



“天可怜见的，我一个病病殃殃的老太婆，再也受不了新的打击啦！”贾处长只能在心里呻吟，不敢让女儿知道。她让女儿搀到丈夫的墓前。丈夫能听到她灵魂的泣诉、理解她心头的痛楚吗？

### 三

宋海茵终于把母亲劝回了家。

可是，孔灵的事，贾处长放不下。她让女儿做饭，自己就去找老黄。好在，老黄的家也在瑶池路，坐两站车就到。

来到老黄家门前，正听到他们一家人在议论。黄家门上的小窗开着，贾处长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……情绪不高，大概是因为孔灵没去。”是老黄粗重的声音。

“我今天上午和孔灵打了个照面，他压根儿没提参加迁葬仪式的事。许是忘了。”是老黄女儿菲菲的尖嗓门。她在团省委当打字员，孔灵刚从外省调到团省委当青年杂志社的编辑。老黄是通过菲菲认识了孔灵的。

“你们别不拿当个事，得多花点儿功夫给人家促成。”是老黄老伴儿的声音。

“甭您嘱咐。省人事局调配处贾大处长，巴结还巴结不及呢，岂有不尽心之理？”又是菲菲。

“别贫嘴贱舌的，说正经话呢！你哥哥从乡下往这调，全指望她帮忙哩！”又是老黄的老伴。



“菲菲，你和小周再跟孔灵谈谈，给海茵鼓吹鼓吹。”是老黄的声音，“文革前，我和老贾在省文化局相处十几年，我了解她。她一肚子小心眼。你给她办不成事，说不定会给咱点颜色看看。她又最讲究实际：你说裤子里有大腿，她得摸一摸才放心。休想用空话胡弄她。咱为她尽上心，她才会为咱尽力的。”

“我也没说不上努力嘛！”菲菲的声音，“可结果怎样，谁能打包票？和宋海茵谈恋爱的都是这样：头几天还行，过几天就黄了。要命的是她娘儿俩的名声太不好，乱七八糟的东西灌进人家耳朵里，人家就不干了。这能怨谁呢？”

这几年看惯了谄笑、听惯了恭维的贾处长，冷丁听到这些刺耳话，很不是滋味。她眉头越锁越紧，气越喘越粗。马上敲门进去吧，不是时候。站在门外再等一会儿，又很尴尬。回家去吧，又不甘心，得把孔灵的态度问明白才好。“唉，让女儿的婚事活活折磨煞了！看人家，儿女的大事都是当爹的奔波操劳，可我呢？”贾处长眼里滚出一串混浊的老泪，悲痛、苦恼又一古脑儿泛上心头。

## 第二章

一个黑影从财务科窜出来。他一溜烟追上去……悲剧就这样开场了。

贾处长扶住老黄家门旁的墙，几乎要倒下去。“如果没有那场‘史无前例’，如果没有那个该死的盗窃案，老宋至少还当他的厅长，一家人也不会落到孤儿寡母这般地步，海茵的婚事也不会拖到三十多岁没着落。”她心里骂着。

可是，历史不能假设，更不能改变，那个盗窃案毕竟发生了。

一九六七年十月的一个漆黑的夜里，一个老头儿正在绥州机床厂的锅炉房里抡着铁锨向炉堂里填煤。他身材高大，穿着一身帆布蓝色工作服，脸盘方正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透着一身精明，汗水从额头流下来，在沾有不少煤灰的脸上冲出一条一条白道道。

“宋老头儿，想不到你烧锅炉还是把好手。”同他一块

值班的青年工人小庄，负有监督他劳动改造的任务，可小庄不知该怎样称呼他好；叫“宋时魁”，直呼其名太不尊重；叫“老宋”，显得太亲密，会招来“和走资派划不清界限”的帽子；叫“宋厅长”更使不得。掂量来掂量去，觉得只有喊“宋老头”还凑付。

宋时魁笑道：“烧了半年啦，还能学不会吗？”

“我来，你‘靠边站’，喘口气。”小庄替下了他，让他到一边休息。

宋时魁拄着锨，拉下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汗，说：“我上趟厕所。”他把铁锨靠墙竖好，出了锅炉房。锅炉房外面一片漆黑。天上的浓云一直垂到地面，星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，烟囱、楼房、树木仿佛从地球上消失了，天地间黑魆魆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秋风卷着湿气打在脸上格外凉，宋时魁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

“厂里怎么能这么黑呢？”他一边寻路，一边自言自语着，刚才劳动带来的一点儿快意全消失了，心里象塞上一团棉花。这是重工业厅的直属大厂，“文革”前他来过不知多少次。他记得，那时节，厂里夜晚比白天还壮观，机器轰鸣声震十几里，钢花飞溅映红半边天。可现在，竟然一片死寂。他感到心疼，就象一个不再当家做主的老人，看见子孙的不肖种种，习惯性地产生要管的欲望。

他围着厂房转起来。哪里都没有人。有几处亮着灯，但传出的是打扑克、下象棋的吵嚷声。“妈的，厂保卫科值班的人都干这个？这叫工作吗？我们是走资派，你们是什么

派？如果我们该被打倒，你们这些东西就该下地狱！”他心里嘀咕着。刚被打倒时，他曾经这样想：我们革命没有革好，换上更革命的人也可以。可是，“一月风暴”以后，这厂里“暴”出来的是孟庆山，他的心就灰了大半。这家伙肚子里装的是个什么玩艺儿，他心里有数。一个十足的吊儿郎当的二流子，曾因旷工受过处分，过去是个甜嘴叫爷爷也没人肯认他当孙子的货色。就凭他造反早、嗓门高、胆子大、拳头硬，坐了绥州机床厂第一把交椅，这厂又是绥州地区第一个大厂，因而又当上了绥州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。更为可笑的是，地区夺权时，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，他耀武扬威地登上了绥州地区革委会主任的宝座，成了威震八个县的草头王。“妈的，好端端的一个机床厂，给折腾了个一塌糊涂！”宋时魁每每想起这些，总要在心里骂上两句。

他来到办公楼，厕所里连个灯也没有，地上的尿臊下去能听到响声。进厕所不久，他听到什么地方有开门关门的声音。“好，总算还有活人出入。”他一边扎腰一边走出厕所。走廊里依然黑乎乎的，一点灯光也没有。怪，刚才门响，肯定是有人去了某个房间，为什么没拉灯呢？侦察员出身的老宋本就长于观察和推理，他警觉地蹲下身来，左右看了看。

走廊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动静，可他仍耐着性子蹲着。现在大概有十一点多了，远在S市的她们睡觉了吗？他想起妻子淑珍和女儿海茵。一个月前，她娘儿俩来看他说，自从他被打倒、关押，家被抄过好几次了，四间一套的

厅长住宅也被革了去，现在挤在一个单间房里。妻子成天被勒令揭发丈夫，孩子成天被骂做“狗崽子”。海茵一提起这些，就哭得泪人儿似的。他心疼得一揪一揪的。海茵是他们唯一的孩子，素日娇生惯养，何曾受过委屈？不幸生逢乱世，在劫难逃，而当父母的无力庇护，徒唤奈何，真叫人肝肠寸断。然而，他把痛苦憋在肚子里，装着笑脸劝慰女儿，让她相信这种日子不会长久。可他明白：别人可以“解放”，他却没有指望，因为他是“钦定”的“坏人”。六六年十二月，江青来S市接见省重工业系统造反派，听人谈到宋时魁，顺口说道：“宋时魁这个人，我在延安时就认识他，很坏嘛！”造反派得了圣旨，马上把他打倒，并把他赶到这厂里监督劳动。江青的话就是金科玉律，他宋时魁还有出头之日吗？

脚步声打断了宋时魁的思路。既是有人进出，为什么不关灯呢？声音是从走廊东段传来的，他立即轻手轻脚走去。别看绥州机床厂离重工业厅和他的家二百公里，但他对这个厂非常熟悉。五八年是他坐阵指挥把这个厂建起来的，以后，每年都来住上一两个月，蹲蹲点，搞搞调查，因而对这个厂有特殊感情。当他越过财务科时，见门敞着，他一愣怔，心想：不好，说不定是大盗哩！他加了速，寻着前边的脚步声紧紧追去。

一个小时过后，传达室北边一百多米处的厂保卫科的门突然被人“嘭”地踢开。正在为扑克的输赢闹得不可开交的四个警卫大吃一惊，门口里站着两个人：前面的一个是丈二金刚似的大块头，粗得一人搂不过来，高得一般人得仰头看他，满头猪鬃似的短发，两条黑黑的扫帚眉，一对大大的铜铃眼，蒜头鼻子没角没棱，与两颊的横肉连在一起，天生一副凶神恶煞般模样。后边一个又细又高，黄头发，横宽脸。大块头就是绥州地革委主任孟庆山，“文革”舞台上变戏法变出来的时髦货。瘦的一个叫乔国柱，是跟着孟庆山“闹革命”发了迹的本厂头目。

“妈那个×的，你们这群混蛋还在这里打扑克哩，财务科被盗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”孟庆山大发雷霆。

财务科被盗？！四个警卫扔下手中的扑克，有些发慌。

“孟主任来厂蹲点还亲自到各处照看照看，你们倒都死在这里不露头！要不是孟主任发现财务科的门敞着，天明你们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！”乔国柱气得直跺脚，“赶快叫广播站广播，叫全厂的人起来搜捕盗窃犯！”

孟庆山用手一拦，说：“别慌，你们先查一查被监督改造的牛鬼蛇神有没有搞鬼的。先从阶级敌人查起嘛。”

两个警卫狗颠屁颠地跑出去。一刻钟后，有两个人回来报告：别人都在，只有制鞋不见了。烧锅炉的小庄说，他

离开锅炉房一个多小时了。

孟庆山两眼射着凶光，把桌子一拍，说：“看吧，问题就出在阶级敌人身上。赶快广播，放手发动群众，要坚决抓住这个大盗窃犯！”

不一会儿，厂里的喇叭响起来了：“革命的同志们，造反派战友们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宋时魁盗窃了我厂财务科的巨款逃走了，大家赶快行动起来，捉拿盗窃犯！”

宿舍区紧临厂房区。在那大喊大叫的年月，大喇叭走运，每座宿舍楼都有一个。它们一齐叫起来，吵得天也头疼，听得地也哆嗦，谁也休想安生。不久，全厂职工、家属都被搅起来了，握木棍的，掂砖头的，拿扫帚的，脚步杂沓，手电乱照，乱纷纷，闹嚷嚷，一窝蜂涌向厂里。广播喇叭又叫道：“宋时魁出了厂门口朝南跑去了，大家赶快去追！”于是，乱人乱马，呼呼隆隆，人碰人，人踩人，掉转头奔出厂门向南追去。

绥州机床厂在绥州城南郊。厂南面是九曲河的旧河道，一片黄沙滩。这几年上游修了水库，水给截住了，河道中只有很窄的地方流着细水，一步就可以跨过去。大片的沙滩栽上了树。树林顺着河道，东西长有十几里，南北宽也近二里。树中最多的的是杨树，大都比碗口还粗。大树之间又夹杂了刺槐、棉槐、蜡条之类的灌木，密密匝匝。六七百人钻进了树林，找了约半小时，孟庆山亲自带领保卫科的那几条大汉拖出一个人来：他两眼闭合，嘴角津津流血，从头到脚象面条一样挺不起来，好象全身都散了架子。他就是宋时



魁，已被打得半死。孟庆山挥着大拳头，扯着大嗓门，向人群高喊：“贼抓到了，大家回去吧！贼抓到了，大家回去吧！”

一些好奇的人跟着回了厂，一打听，嗨，全厂三千多人的工资中，面额十元的全丢了，统共十二万多块！

“从银行提了现款来，为嘛不发？专给贼留着不是？”人们质问。

“原是准备下午发的，突然召开落实最高指示誓师大会，谁敢以发工资冲击政治？”财务科的人气急败坏地说。

“把钱落实到贼的腰包里就舒服了！”

宋时魁抓到了，十二万块钱并没有找到。消息传开，人们又乱糟糟跑回河滩树林找钱。绥州地区公安局的人也来了。大家象筐子梳头一样在林中找到天大亮，钱毛也没找到一根。

第二天，全厂开批斗大会，宋时魁被押到台上时，仍然人事不省。孟庆山讲话指出：走资派宋时魁盗窃巨款，妄图投靠苏修，罪该万死！可见，江青同志的“宋时魁这个人很坏”的指示是多么英明、正确。批判发言的人全是这个腔调。会后，在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，坚决镇压反革命”的震天裂地的口号中，地区公安局把宋时魁逮捕了。

### 三

“一幕悲剧可以引出另一幕悲剧。这也许就是俗话说的

